



土改中的荒诞春节

◎ 毕星星

1947年乡下就搞起了土改。工作队到了高头村，号召斗争地主富农，村民光听，就是不动弹。

高头村最早撕破脸挑头斗争的，是一个贫苦农户王秀农。组织贫农团，王秀农就当上了农会主席。王秀农是山东逃荒到我村的，无儿无女，光棍一条，敢冲敢打，是那时的“勇敢分子”。开斗争会了，他吆喝人从全村揪出了五十多名财主，推搡到大庙会场门口跪成一排，村民进场，排着队往财主脸上吐唾沫。财主家的威风一下子被打倒，贫苦农民也敢冲上台口揪打斗争对象了。高头村的土改，顿时打开了局面。王秀农很得工作队赏识。

工作队大力造势。村里土墙贴的都是红纸标语：贫雇农坐天下，说啥就是啥；贫雇农掌刀把，想咋就要咋。在运城上中学的热血青年也回了村，编写了顺口溜，逢斗争会就登台，呱嗒呱嗒表演快板：

高头村，地气灵，
农会主席王秀农。
领导人民把身翻，
光景过得真安然。

王秀农胆子大敢作为。分浮财，他先闯进财主家，抢了衣物。秋天，他头戴一顶平顶的盔式帽，村里都叫“德国盔”，穿一身呢子大衣。入冬了，他抢了财主九爷的火车头帽子，黑紫羔皮袄，全身披挂。不知道从哪里闹来一挺轻机枪，就是八字腿上搭子弹盒子的那种，老百姓都叫“六五机枪上搭梭子”，拉了富户两头骡子，到猗氏城里换了五六支长枪。平时没事，他一人扛起机枪，在村里转来转去，人见了都疹疹的。一旦开会，必是机枪开路，王秀农坐中，长枪队殿后，威风凛凛。外出看戏，他也是全身披挂，戴起墨镜，一个马弁扛起机枪在前，长枪队大刀队在后。这个队形，和现在一般机枪押后有所不同。大概那时他总以为机枪最能吓人吧。

转眼到了1948年春节。

春节前夕，王秀农代表农会，给全村所有财主训话：你们这些财主，年年都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，屋里生火炉子过年。哪里尝过要饭的滋味？今年过年，要换个法子过。初一这一天，你们

谁也不准在家吃饭，全家出去，在全村要一天饭。知道你们有吃的有喝的，这要饭，就是叫你们尝尝讨吃的滋味。

要饭是假的，可要当成真的做。出门当然要穿烂的，拉枣木棍，挎一个破篮子。你里外三新，叫什么要饭？打发讨吃的不能看情面，不能给浑全馍（整个的），只能给小块。一家只能给一块，你要给他半篮子，两家不就装满了？那还叫什么讨吃？馍馍，一定是白面的，黄面的，谷面的，各式各样，大块小块的，看得出进百家门，讨百家饭。王秀农想好了一整套模拟要饭的细则，算不算要饭，农会验收了才算。

在王秀农看来，这些财主家都奸猾得很。要是头一天他们吃得饱饱的，初一大早吃得好好的，饿上大半天，回去再吃，讨饭有什么作用？当然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。三十晚上，农会组织了“闻香队”，路过哪家财主门口，抽抽鼻子闻着你炒菜搁了油，立即严正警告。初一大早起，农会就督促讨吃队出门。

我的本家，勒令讨饭的有二爷、四爷。二爷带着两个儿子，小儿子才几岁，果真一家一户挨门讨吃。晋南是个富庶地带，过去只见过河南、山东来这里要饭，谁家要饭，丢死了先人的脸面。就是逃荒要饭的外路人，大年初一也不会出来上人家的门。敲开一家一户，看到熟悉的街邻，伸手讨要一块馍馍，那脸实在没处搁。要说还不够逼真，就是没有狗咬，进出的全是熟人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我所居住的河南省原阳县官厂公社判官村吃大食堂，每人每天只有4两(16两秤)粮食标准，吃不饱饭，干活还得连轴转，饿死不少人。公社干部发动村干部在地里多种些红萝卜，因为红萝卜

属代食品，不顶粮食标准。

1960年、1961年，官厂人民公社所辖52个村的红萝卜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。这一来，只要是官厂人民公社社员都能填饱肚子，可别的地方因饥饿而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多。因此，

不少女青年为了活命，争着抢着往官厂公社所辖的村庄嫁，彩礼便是两竹篮红萝卜。别看只是两篮子红萝卜，那也很不好弄够，因为当家的是队干部。

男青年为了娶到媳妇儿，不得不找队干部们说好话。一些热心肠的队干部为了成人之美，在收红萝卜时有意躲开，让男青年及其家人“偷”往衣袋里多装些红萝卜。大约两三次就能“偷”够两篮子，晚上，媒人“偷偷”将红萝卜送到女方家里，这样男青年就会很顺利地娶到媳妇。

我老伴就是用红萝卜换来的。

摘自《老人报》图/陈新生

红萝卜换媳妇

◎孙文正



二爷就这样一家转一家，半晌午终于转到了我家。父母亲一见他们的二爸来了，连忙招呼端饭坐下吃。二爷哪里顾得上吃饭，踉跄着进来，身后院门还没有闭上，先就是号啕大哭。终于到了能哭的地方。在巷里，想哭你敢吗？

高头村这一年，就这样过了一个奇异的年节。本村人讨吃，本村人打发。和那些走村串巷流浪四方的乞讨不同，他们都是熟悉的乡邻。和那些断了顿的讨吃的不同，他们家有足够的存粮。然而这一天，农历的正月初一，他们走上了讨饭之路。高头村的五六条大巷，几十户奇异的化装乞丐，在冬日的阳光下步履蹒跚，轮流进出。三三两两屈辱的乞丐络绎不绝，家家户户开门奇怪惊恐的眼神，成为自古以来最具特色的春节。除了王秀农开心大笑以外，

即便是递上馍块的乡邻，这会儿也面有不忍的颜色。

这一场模拟乞讨，终于在日头偏西得以结束。二爷回了家，半个月闭门不出，凡人不搭话。

我们几户本家最后喘过气来，是土改结束。划定成分了，我们本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，成分最高的四爷，也不过上中农。屈辱的一幕过去了。王秀农变着法儿侮辱乡邻取乐，不过是流氓无产者上台以后的胡作非为，典型的痞子心理。高头村1948年春节，是晋绥地区土改“左”倾风暴的一个小画面。

土改以后，王秀农没有得到重用，大概工作队也觉得这个二杆子太过出格。王秀农只有默默地当他的农民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
六十多年过去了，有谁还记得当年的风云人物王秀农？

那个表演快板歌颂王秀农的热血青年，过年考进贺龙的西北军大，随军南下，嗣后定居在成都。难忘的经历决定了他的研修专业，他后来成了四川省知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。

他是我的大哥。

大哥八十多岁了，六十年前的那个烙印，始终炮烙在记忆里。这一代革命战士，回顾早年的幼稚，常有痛悔，实在弄不懂那时为什么要那么干。他说，碰上村里人，你也问一问，还记得王秀农吗？还记得王秀农领导的土改吗？

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和村里的表兄通了话。

你知道王秀农吗？

噢，你说的是二娃吧，小忙他二爷么。土改那时，歪得很。

歪，是老家的土话，有作威作福，仗势欺人等含义。

原载自《炎黄春秋》图/豆蔻